

“战后六十周年”

川并 顺吾

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我
在这个世上迎来了古稀之年
为父亲献上安魂歌

在我刚过 11 岁生日的那个炎热夏天的 8 月 9 日，长崎遭受了原子弹爆炸。1944 年，父亲被征兵招入海军，转隶长崎三菱造船技师。1943 年，在我升入小学四年级之前，我的亲生母亲因结核病于三月去世。当时战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父亲因为我还小，就由某人做媒再婚了。最初我被寄养在继母的姐姐处，在熊本附属小学走读。

父亲与继母于 1944 年移居到了长崎，而熊本的战争也很激烈，所以我为了与父亲一起居住，在 1945 年 3 月去了长崎的稻佐，4 月我转校到了旭国民学校五年级。学校几乎不上课，食物就是偶尔发放少量的谷物类或者马铃薯等薯类，那样还算是不错的，食物一天比一天差，我们在房间里的时间非常少，大多是在防空洞里生活。7 月下旬左右，我从防空洞里出来，爬上家的二楼，当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怎么二楼的瓦片碎了，墓碑矗立在榻榻米的正中间了。我想大概是被落在附近墓地的炸弹气浪吹过来的吧。就在我把这事告诉父亲，父亲因战争形势日益严峻要把我疏散到福冈乡下（菱野）的父亲老家的时候，美军在左右我们命运的 1945 年 8 月 9 日投下了原子弹。那一天烈日照耀大地，天气如烤茄子般得炎热，快到中午 11 点的时候，几个同学来叫我去游泳。因为总是饿肚子，所以我对朋友说吃点东西后就去。我回到家里，吃了紧急用的炒豆。就在那瞬间，响起了强烈警报和不寻常的爆炸声，还闪过了一道闪光，一阵危机感袭来，我的身体仿佛被吸到了宇宙里，又被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如此大的冲击使我的意识恍惚，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开始悲痛地哭起来，大喊：“救命！救救我！”听到这微弱的声音，我才苏醒了过来。我的身体感到极度的痛楚，压在上面倒下的房屋的下面，坍塌的部分房梁倒在我的肩膀到脚部，我被盖在瓦片等残垣下。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扒开这些东西，终于能腾出半个身子来看看，周围的景象只能说是像一幅地狱绘图，到处都是尘烟。虽然我在火海中手脚都受了伤，但却奇迹般地获救了。我拼命逃到了防空洞，洞里有皮肤被灼烂，骨肉一片模糊，往外冒血的人，完全失去了人形，悲惨地呻吟着的人、已经死去的人。这些人无法得到治疗，也没有食物，到了晚上连火柴的光都没有，人们在防空洞中相继死去。我很害怕，只一味地等着父亲归来。

深夜里，不知道是几点钟的时候，只见父亲用大概从原子弹爆炸中心地浦上的什么地方捡来的湿湿的披风裹着被灼烂的身体，像爬似的来到了防空洞。当他看到了我的脸之后仿佛用尽了力气似的倒下了，没说话，也没睁眼，就这样意识不

明地在后来的一个星期里去世了。当时 37 岁。一阵悲痛与懊悔涌上我的心头，但我连眼泪都没流就捡了一些梁柱断屑将父亲火葬了。当时连燃烧尸体都不容易办到。人们流传着美军还要投下骇人的炸弹、一看见日本人就杀的流言。我稍微捡了些骨灰，装入瓶内，去破房子里的仿佛是厨房的地方，徘徊着寻找食物。在一个农户的院子里，我从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那里听说了战败的事实。当时八月也快结束了。

虽然飞到宇宙的航天飞行员告诉我们从宇宙中看到的地球非常美丽，但是人们现在又要为伊拉克攻击战争感到心痛，人类要制造核武器开始战争。我呼吁人们关注生命的尊严与世界人类永恒的和平、珍视日本宪法第 9 条，不要再重复愚蠢的战争。